

北纬
30
度

莽荒诡境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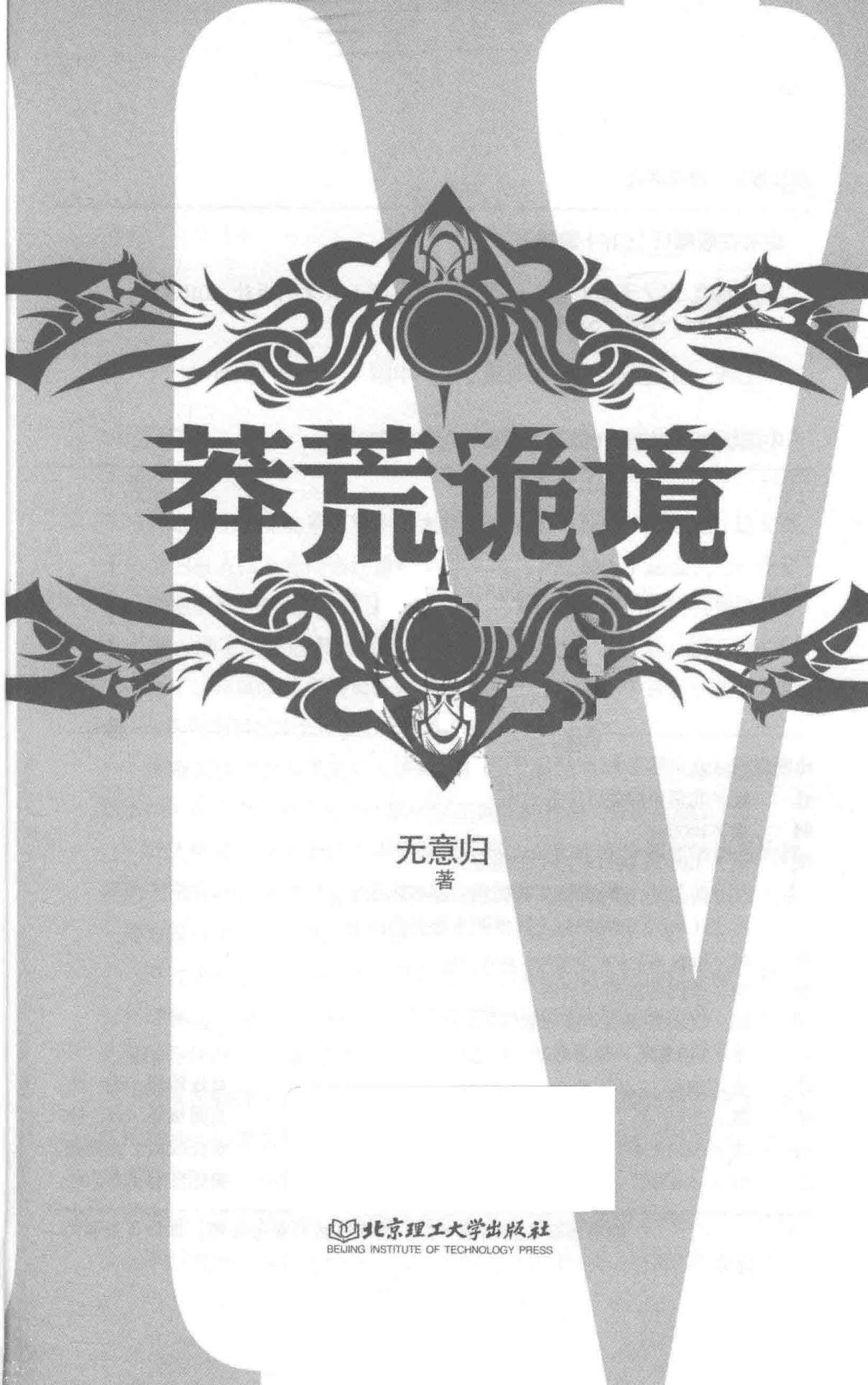
通向未知文明的探险之旅！

无意归
著

北斗星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莽荒诡境

无意归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莽荒诡境. IV / 无意归著.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682-5294-2

I. ①莽…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573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玉田县昊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 / 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233千字

版 次 /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5.00元

责任编辑 / 高 坤

文案编辑 / 高 坤

责任校对 / 孟祥敬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

行走在空荡荡的采矿场中，大家都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这是数千年前的古人留下来的宏伟遗存，在一座大山里掏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矿场，就地取材、就地淬炼，再输出到神农架这片神奇土地的其他山头，或者埋入地下、或者沉入江底，总之，不为世人所知道。数千年的时光过去了，冷寒铁他们是第一批重新踏临此地的人。于是他们所面对的是——历史与科技重大断裂产生的强烈空白感。

王微奕扶住微微发眩的头，喃喃道：“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这么浩大的工程。老夫要是能够破解出此间的奥秘，死而无憾。”

众人听到王微奕的话，不觉都泄了气。他们原本指望着学识最为渊博的王微奕可以洞悉这里面的奥秘，为大家找到答案，可是他也跟大家一样目瞪口呆，说明这只是个妄想。

不过无解也有一个好处，那便是短时间内大家全都放空头脑，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让先前始终绷得紧紧的神经得到彻底的放松、让筋疲力尽的身体得到完全的休息。

巴库勒强撑着，收拾出一处较为干净的平地，将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冷寒铁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再从罐头瓶中倒出一点内丹粉末，用水灌入他的腹中。见冷寒铁呼吸平缓下来，他才略微安心了点。

另外一边，林从熙、陈枕流等打开从金字塔中抢出的罐头，分给每人一个。大家囫囵吞枣地吃完后，不顾地上的灰尘，一个个和衣躺下。

不多时，鼾声四起。所有人全都进入甜甜的梦乡中了。

第一个醒来的依然是花染尘。她灵敏的耳力成了她进入深度睡眠的最大障碍。在睡眠中，她混沌的灵台里依稀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天崩地裂的声音，中间夹杂着魔鬼的号叫。一阵心悸传来，她刹那间惊醒。四周一片沉寂，除了此起彼伏的鼾声，什么动静都没有。

花染尘下意识地扭头去看冷寒铁，只见他鼻息沉沉，面容憔悴，眉峰即便在梦中依然紧锁，无法解开，心头不觉微微抽动了一下。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坐将起来。心头间慌乱不已，仿佛有一头野猪在心田里乱拱，狼藉不堪。她花了几分钟时间，让自己静下心来，凝聚起心力，侧耳倾听。她听到了石头从高处掉落的声响、听到了流水的淙淙声音，甚至听到了风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无法验证她心头的恐慌感。于是她更加努力地倾听，终于她听到了风所带来的信息：黄色。

“黄色”两个字就像两个小精灵在她的脑海中跳跃。她竭力地平复心绪，就像端着一把箬篱在大海里筛着目标信息。终于，她感觉箬篱下沉，新的两个字浮现了出来：毒烟！

她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用力地推了推睡在一旁的林从熙。可是他睡得像头猪一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又伸手推了推巴库勒。

巴库勒一下子警醒过来，定睛看清眼前的人是花染尘，骤然蹦至嗓子间的心重新回落了下去，“怎么了？”他问道。

花染尘忽然感觉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了，只好结结巴巴地说道：“毒烟……”

巴库勒如同被丢进冰窟里一般，陡然清醒过来：“你说什么？”他下意识地朝着来时的方向望去，心头不由得一震——一阵黄烟正像不屈的冤魂一般，从石壁拐弯处涌了出来。

巴库勒一把抓起身边的防毒面具戴上，又提起一个背囊，同时踢了一脚仍然在昏睡状态的楚天开，大叫道：“有毒烟，快起来！”说完，他如踩着风火轮一般朝着冒黄烟的地方飞奔而去。

赶到洞壁中狭道的出口处，巴库勒不觉神色一凛，只见滚滚浓烟正如同涨潮的海浪一般从洞口汹涌冒出。可以想象，他们原本待过的石洞，此刻定被黄烟、毒气悉数占领。可是仅仅一个夜晚的时间，石洞里的黄烟怎么会陡然增添这么多呢？

巴库勒原本打算用背囊堵住洞口，让毒烟不再扩散进采矿场，然而目睹毒烟的浓烈程度，他知道区区一个背囊根本无法阻挡住毒烟的渗透。他想了一下，一咬牙，从背囊中摸出一枚手雷，用力往通道里扔了过去。几秒之后，从通道处传出一阵沉闷的爆炸声，整个山洞似乎都随之一颤。花染尘听到稀里哗啦的声音，似乎是石头被炸之后的哭泣声。石头如雨滴般纷纷坠下，将他们来时的路封堵住，但仍有黄烟不屈不挠地从石头缝隙间挤了过来。

巴库勒在心头盘算了下，又摸出了三枚手雷，用衣服上扯下的布条捆绑在一起，猛地一拉手环，丢了进去。更强烈的爆炸声传了出来，连整个采矿场都被震得摇摇欲坠。无数的灰尘漫天飞舞，遮迷了人的视线。

强烈的爆炸将通道震塌了。坍塌了的通道成了一道天堑，成功地截断了黄烟的“攻势”。它们不再从通道里冒出。

巴库勒长出了一口气，转身跑回大队伍。所有人都会被剧烈的爆炸声惊醒了，集体朝着远离通道的方向走去。巴库勒虽然拦截住了黄烟，可是却无法消除掉已经进入采矿场的那些浓烟。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采矿场巨大的空间，可以将黄烟的毒性稀释到忽略不计。

巴库勒赶上唐翼等人，他们相互间短暂商量了一下，很快定出策略：巴库勒、唐翼和陈枕流、林从熙兵分三路，各自查探一个方向，看能否找到通往外面的通道；花染尘、王微奕以及虚弱的楚天开则留在采矿场的中央，守候犹然昏迷的冷寒铁。

巴库勒从背囊中找出四把手枪，每人分配一把，并相约如果遇到危险就连开两枪，如果有找到出口或者意外发现则开一枪，其他人听到枪响后将赶往一处作为支援。分配好了线路之后，三路人马各自散开，很

快就消失在了采矿场的尽头。

第一个有所发现的是陈枕流与林从熙组。相比于巴库勒和唐翼，他们的个人能力要逊色许多，于是他们便组合在一起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虽然从采矿场地面上的尘埃痕迹可以判断出这里数千年间从未有人踏足，但经历过一系列的云谲波诡，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两个沿着西向行走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才走出了采矿场的主体空间，发现有一个山洞，山洞上方斜架着两根电缆，一直通向未知的尽头。“莫非这里就是发电的地方？”二人好奇心大起，相互壮着胆，继续往前走。洞并不深，大概二十米就到了尽头，一扇金属门挡住了去路。这金属门与采矿场的机器一样，不知是什么金属制成的，竟然几乎不受时间的影响，千百年过去了依然崭新如故。金属门上挂着一把硕大的锁，同样是光闪闪的，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陈枕流望着“铁将军”把门，本来想要叹息将无功而返，不料林从熙从身上翻出一根铁丝，插入锁眼中小心地搅动，不多时，锁“吧嗒”一声打开了。陈枕流惊异地看着他，道：“你竟然还有这等绝技？”

林从熙淡淡一笑，说道：“三脚猫的江湖功夫，不足为奇。如若我等能活着走出这片神农架，你有心想学，我可以解囊相授。”

陈枕流的眼睛发亮了：“真的吗？你可不许反悔哟！”

林从熙原本只是一句戏言，见陈枕流如此兴奋，不觉微微笑了：“自然当真，就怕你家王教授不许你来学这些鸡鸣狗盗之术？”

陈枕流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道：“林大掌柜过虑了。老师鼓励我们去接触各个行业不同的人，多向他们学习，包括锁匠。因为老师说过，在地底下、在考古中，任何一项技艺都可能拯救自己的一条命。我也学过开锁技术，但不知是我天性愚笨，还是教我的锁匠不得法，总之学了三天只学了个皮毛，平常的铁锁勉强可以打开，倘若是复杂一点的锁我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的用锁历史已有 5000 多年。最初为木锁，距今 5000 年的仰韶

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过早期的木质锁。周朝已有关于木仓锁和钥匙的文字记载。早期的木质锁结构简单、形体笨重，多采用竹竿之类作钥匙，容易开启。春秋战国时期，经公输班（即鲁班）改进后，保密性得到了增强，并开始用铜材制作钥匙。到了汉代，开始出现铜质簧片结构锁，俗称三簧锁或簧片锁，利用两三片板状铜片的弹力起到封关和开启的作用。由于簧片装置能作多种变化，并可用钥匙孔形来决定钥匙的式样，安全性能、保密性较木质锁前进了一大步，使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有广锁之称。这种锁自唐代开始经不断改进发展，一直沿用至20世纪的50年代，出现了120余类不同款式，有的采用暗门、定向、二开、无钥、文字密码等特殊技术，使锁具保密程度大大提高。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技艺，想要打开各种锁并非易事，何况考古中所遇到的锁主要用于防范盗墓贼，多半都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复杂的锁。陈枕流曾试过多次，没有一次能够成功打开。眼见林从熙可以轻松地打开金属门上的锁，他不禁十分佩服。

金属门十分沉重。林从熙与陈枕流一边交谈，一边合力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其推开了一道30厘米左右的缝隙。里面跟外面一样灯火通明，但却多了“呼呼”的嘈杂声。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个人没有贸然进去，而是朝里面探了个头。只一眼，林从熙和陈枕流就全都呆住了：只见房间大概有两三百平方米，除了大门外的三面墙全都是铁矿石，中间有个卡车一般大小的机器，外面裹着一层与门相近的金属，看不见里面有什么，机器的末端安装着一个类似于风车的东西，在“呼呼”地快速转动着。整个机器就像某个巨人的玩具，只是那一拨之力何其惊人，竟然可以催动“风车”转动了数千年。

林从熙和陈枕流面面相觑。他们原本以为里面会有什么宝贝，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副怪异景象。“这个鬼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林从熙嘟囔着，想要往房间里面走去。谁知他刚踏前一步，整个身体突然如痛风发作般，抖动了一下，紧接着就软绵绵地趴了下去。

陈枕流大惊失色，急忙试图将他拖拽出。就在他的手指接触到林从熙的身体时，一溜的蓝色火花突然闪动起来，他顿时感觉半身麻痹。“有电！”他强忍住刺痛、发麻的感觉，死死拽住林从熙的身体不放手，将其硬拉了出来。

离开了金属门，那种被电到的感觉顿时就消失了。陈枕流低头察看林从熙，只见他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一副被强电击过的模样，心中不由暗暗叫苦。犹豫了下，他捏住林从熙的鼻孔，口对口地做起人工呼吸，紧接着又用双手按压胸部，帮他做心肺复苏。如此重复了大概三分钟后，林从熙一声呻吟，睁开了双眼：“发生了什么事？”

陈枕流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跌坐在地上，瞪视着林从熙：“你……嘴巴太臭啦！”

林从熙抹了下嘴，将手掌靠近鼻孔，一股恶臭直冲脑门，不由得惊惶道：“你对我做了什么？是不是我中毒了，然后你喂我吃大便催吐？要不怎么会这么臭？”

“呸呸呸！”陈枕流恼羞成怒道，“你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如果不是我抢救及时，恐怕你早已经去见阎王爷啦！”

前事浅浅地从林从熙的脑海中划过。他艰难地坐起身，回头看了看金属门内的世界，难以置信地道：“这是发电设备？这么简单就发电了？那风车怎么会转呢？房间里哪来的风？而且几千年里，这里的照明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我的娘咧，这什么技术啊？要是我能掌握的话，随便复制个万儿八千台拿来卖电，岂不是生生世世的好生意？”

陈枕流的思维被林从熙感染了，只见他随口附和道：“对哦，这岂不是跟传说中的永动机差不多？能弄一个回去的话就值大钱了。”

两人的眼中都流露出贪婪的神色，仿佛盯着的不是一个机器，而是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那怎么弄回去？”

这个问题顿时令两个人泄了气。他们想起先前触电的感觉，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唉！搞这么个玩意儿真是有钱赚没命花。也是奇怪，

这门什么材质的呢，竟然可以防电。”林从熙边说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重返到门前，伸手敲了敲门。

陈枕流急忙将其拉住：“你不要命啦，还想再被电一次？这次我不救你了。刚才那一下子，我到现在全身都还是麻的呢！”

林从熙神色一凛，低头沉思了一下，道：“算了，我们还是把门关好吧！”

两个人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门合拢紧。林从熙将锁重新扣上。

就在林从熙他们费力关门的时候，另一个方向的巴库勒正使出吃奶的力气，打开了另外一扇金属门，只不过在他眼前呈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宏大的石室中，凌乱地散落着数不清的黄金制品，有人面蛇身的雕像、古怪面具、巨鼎、弓箭、长剑等，另外还有一些巴库勒从未见过的奇形怪状的制品，有的尚是半成品。如果先前巴库勒他们所见到的空荡荡的石室属于采矿场兼加工场的话，那么这里则更像一个仓库。所有在前面石室加工好的黄金制品就被运送到这里来。

与林从熙他们的遭遇差不多一样，这里并非太平，而是同样设置了杀人的陷阱：在洞壁上，插着一些约有0.5米长、黑色的棍状物，“黑棍”的末端连接着电线。浓浓的黄烟就从“黑棍”与洞壁相交接的地方涌了出来。很显然，巴库勒他们先前在金字塔里面所遭遇到的有毒黄烟，就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而在金属门的对面，有另外一道长约3米、宽约2米的巨大金属门，不知通往何处。巴库勒虽然戴着防毒面具，可是身上的衣服却并非专业的防护服，因此对黄烟仍然十分忌惮。尽管对另外那扇金属门背后的世界充满好奇，可他也只能匆匆撤离，将门重新关上。这时他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心头不禁震颤了一下：难道有人找到了出口？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矿场深处又接连传来了几声枪响。

枪声是从唐翼处传来的。在与巴库勒、林从熙和陈枕流分开后，他独自一人往东边走去。几个人之中，他的脚步最为沉重，一方面是肉体上的创伤影响所致，但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打击。整个行动小组中，

他与柳四任的关系最为密切，可是柳四任却又死得那般凄惨，连尸体都不得保全。从理智上，他知道冷寒铁当时的做法并没有过错，因为生者永远要比死者更为重要，但从情感上，他心头始终像压着铅块，难以呼吸。人非草木，有着七情六欲。作为受过特别训练的战士，他们只能说心肠比常人要坚硬一些，但却做不到铁石心肠——冷寒铁是个例外，某些时候他与机器战士相似，眼中只有完成任务，为此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这让他有几分胆战，也有些泄气。“是否我永远无法达到他的境界？”他追问着自己。这个念头折磨着他，以至于让他浮起了一个恶念，“他现在处在昏迷中，是不是下手的最好机会？”

但这样的念头就像一名惨遭溺杀，尽管可以挣扎着探出个头，可是很快就被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按压了下去。无论如何，冷寒铁终究是他的队友，更是良师、恩人。冷寒铁教过他格杀术、对敌技巧，还曾在战场上救过他。如果不是心底的那一个疙瘩无法化解，他并不拒绝乃至很乐意与这样一名铁血战士并肩作战。只是那一个疙瘩逼迫着他狠心切断与冷寒铁之间的种种情谊，将他推离到冷寒铁的对立面——或许有一天他们将正面相对，来场真正的决斗吧！可是那一天真的到来的话，无论胜败，他都可以卸下心头的枷锁吗？他茫然了。

这些念头交织在一起，令他的脚步似有千斤重。可是团队的使命感如同挂在驴眼前的胡萝卜，指引着他步步向前，走向充满诡异、充满未知的矿场深处。

就在唐翼精神恍惚之际，忽然眼前闪过一道白影。他条件反射般地举枪便射。手枪的后坐力几乎崩开了他做过手术的伤口，之后手就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只能用眼球追踪着白影的行动轨迹，然后万分惊讶地发现，那竟然是白狐！在西青林中与他们反复较量过多次、最后“和平道别”的白狐！

白狐与唐翼一行最初的相逢，是在西青林的古墓中。当时白狐指引着王微奕、林从熙等人进入古墓，随后它率着众多子孙组成了“狐梯”，

跃过深渊天堑，从王微奕等人的眼皮底下夺走了狐面人口中的内丹；后来它为报复青狐被杀、狐面人尸体惨遭破坏之仇，将冷寒铁一行引诱进入了沼泽中，企图利用大自然的陷阱将他们一网打尽，不料反倒遭遇巨蛇的伏击，被其击落进沼泽中。巨蛇后来被冷寒铁用黄金匕首杀死了，白狐则借灰衣人手下的性命逃离生天。为报冷寒铁他们帮忙复仇的恩情，它便指引着冷寒铁他们走出了西青林。唐翼以为他们与白狐的恩怨就此了结，未曾想到竟然在这地底下再度重逢。

他不觉有几分喜出望外。这种感觉，类似于“他乡遇故知”。“白狐，白狐，你是过来帮助我们的吗？你能否指点一下我们该往哪里走才能走出这个洞穴？”

白狐仿佛听得懂他说的话，停住了脚步。它瞥了瞥唐翼的四周，确定没有其他人之后，“嗷呜嗷呜”地叫了两声，然后如同一个阅历颇丰的长者一般，用后爪点着地，上半身直立起来，前爪拢在一起，不紧不慢地朝唐翼“走”了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唐翼看着它，心中竟然升起了一种虔诚之意，仿佛面对的并非一种动物，而是一个智者。他急忙朝着它快步走去。受过伤的手软弱无力地抓着手枪，在身体惯性的带动下，高低起伏。

白狐止住前进的步伐，警觉地看着唐翼。

唐翼不明就里，见状下意识地小跑了几步，带动手臂震荡的弧度就更大了，枪口在白狐的身上上下比画着。谁知他的这个行为激怒了白狐，它骤然暴起，伸出利爪朝着唐翼的脸上抓了过来。

唐翼大惊失色，急忙伸出左手阻挡。反倒被白狐尖利的爪子在他的额角、手背上挠出数道血痕。所幸他及时护住了眼睛，否则恐怕一只眼球都要被白狐抠出。他惨叫一声，忍住痛，右脚如闪电般的朝白狐踢去，却被白狐一个闪身躲了过去。他莫名地挨了一爪子，不觉心头无名火动起，双手擎起枪，毫不犹豫地对准白狐扣动了扳机。

白狐动作迅如闪电，即便唐翼处于巅峰状态时都未必可以击中它，更何况他现在双手半废？接连躲过数枪后，白狐没有被吓退，反倒被彻

底激怒了。它的咽喉中发出低低的吼叫声，身上的毛发竖了起来，一个转身，如同一支破空的长箭般冲着唐翼的脸面抓来。唐翼已来不及对它扣动扳机了，只好将手枪当作一个暗器朝它掷过去。白狐的身体在空中竟然神奇地再次升高了数寸，不仅躲过了手枪的袭击，前爪还准确无误地抓中了唐翼的眼角，并划开了一道约2寸的伤痕。

唐翼狂躁了。自己不是冷寒铁的对手，这个结论已令他很沮丧了，可是如今自己竟然连一只畜生都打不过，这实在是个奇耻大辱！他大吼一声，以臂为棍，脚为锤，狂风暴雨般地朝白狐攻去。可白狐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凭借着高明的手段始终牢牢地屹立在风口浪尖，丝毫不受其害。

一通拳脚下来，唐翼累得气喘如牛，可是却连白狐的一根寒毛都没有伤到，反倒被白狐找机会又挠了几下，颜面上再添了两道伤痕，后脑勺处的一簇头发也被连根拔起，疼得他“嘘嘘”直冒冷气，心头的恼怒更甚，状若疯狂，只欲与它同归于尽。

白狐似乎很满意自己可以让唐翼气急败坏，也决意与他继续周旋下去。它瞅准时机，趁唐翼喘息之际，再度腾空跃起，对着唐翼的眼睛处狠狠地挠了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唐翼突然一口浓痰从喉中吐出，直接命中白狐的面门。白狐为之受惊，原本矫健的身躯沉顿了一下，直直地往下坠去。唐翼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双手出击，在空中兜住白狐，用强健的双臂将它紧紧箍住，紧接着整个身体往前一扑，就地几个滚翻，将白狐紧紧地箍住在双臂间，死死地压在身底下。

白狐胜在行动伶俐，论体形、力气哪是唐翼的对手？如今被唐翼制服，一时间动弹不得，它不由得心焦起来，扭动身躯一口朝着唐翼的鼻子咬去。唐翼腾不出手阻挡，情急之下，也张开大嘴，以牙还牙，对着白狐一口咬下。白狐的嘴是细长型的，并不及唐翼的嘴大，一时间被他咬了个正着。

白狐大概未曾想到有这等局面，顿时惊慌失措起来。唐翼咬住白狐

实乃无奈之举，但很快他就后悔了：狐狸原本就有一个强烈的骚臭味，而它的嘴巴不知刚吃过什么，更是腥臭无比。唐翼的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起来，胃酸混合着先前吃过的食物直喷而出。不过他担心白狐会趁机偷袭，因此仍然咬住它不放，如此的话，他的呕吐物就喷在了白狐的颜面上。

胃酸的气味混合着狐狸的臭气，简直可以熏晕人。唐翼实在受不了，就张开嘴，放弃了与白狐的“舌吻”。白狐借机用力一挣，从唐翼的紧箍中脱身开来，狂奔了数十米后，也狂吐起来，一边吐一边看着唐翼，眼神中流露出厌恨的神色，仿佛在破口大骂：“死变态！太恶心了！”

唐翼也在不停地“呸呸呸”中，他试图将残存在口腔中的那股恶心气味连同狐狸的皮毛一起吐掉，然后强撑起身子，准备远离呕吐物。

白狐对唐翼的“流氓”行径心有余悸，一见他起身，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

不远处，巴库勒气喘吁吁地狂奔过来，关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唐翼艰难地转头问他：“有水吗？”

巴库勒闻着空气中难闻的味道，皱起了眉头道：“水在王教授那边。怎么吐成这样？”

唐翼不觉又“呸呸”了两声，怒道：“别提了！老子咬了一口那白色的狐狸，真是骚臭！难怪人们都说狐骚味，简直可以把人熏晕过去！”

巴库勒的脸上现出一丝古怪的神色，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咬狐狸？哪来的狐狸？”

唐翼没好气地道：“就是先前我们在西青林遇见的那只白色狐狸，也不知道它怎么搞的竟然跟到这里来了。我为什么咬它？我不咬它，它就咬掉我的鼻子了！那还能怎样？只能先下手为强了。不行，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去找点水漱漱口。”

巴库勒走到白狐呕吐的地方，看了一眼，道：“这也是你吐的吗？”

唐翼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去，有气无力地说：“那只死狐狸的啦！”

巴库勒从白狐的呕吐物中拈起一些白色的结晶，仔细观察着。这些

结晶与粗盐有几分相像，但比其洁白许多，擦干净了之后，甚至透露出一种晶莹之色。直觉上它不像食物。“那狐狸为什么要吃它呢？”他想了想，决定带它去找王微奕，也许王微奕的博学可以给出一个答案。

在他们出发的起点处，王微奕半眯着眼睛，正在听林从熙和陈枕流讲述他们所见到的“发电装置”。临了他睁开双眼，叹道：“一座在地底下运转千年的发电站……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时候真怀疑与古人相比，我们就是生活在荒蛮时代。”

陈枕流试探着问道：“老师你想说，人类存在着数世说，而且每世都比前世要退步落后，所以人类文明最辉煌的一刻只存在于远古时代？恰如道家所言的复命？”

王微奕点点头道：“不错，老子曰复命，要人们顺应天命。为何呢？因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那些离我们远去的辉煌文明，终究是要以‘返’的姿势重回世间。换句话说，今天人类科技无限走远，也不过是在顺应着地球文明的轮回罢了。”

林从熙没有心思去听这些学理深奥的内容，他更加好奇于那个发电机的发电原理——如果真能破解开，运用在现实社会中，可是个无限大的商机。这个想法令他心痒难挠，于是忍不住打断了王微奕师生的对话，“那个，王教授你博学多识，能否给指点一下那个发电装置的发电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连续发电几千年，这简直是神灵的杰作啊！”

王微奕苦笑着说道：“林大掌柜你实在太抬举老夫了。老夫是一个历史学家，仅在历史方面浸淫的时日多了点，比常人多懂一点往事。可是这发电系统原理，涉及的可是最为高深的物理原理，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物理学家过来都未必能够研究清楚，老夫岂可能凭你们的三言两语描述给出答案？如果能做到的话，那么老夫出了这神农架即可改行去当电力学家了。”

林从熙闻言不觉有些泄气，但仍然不死心，恭维道：“可是你学贯中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总能说出一个大概吧——不一定是符合真

实的科学，只消一个说法，要不我接下来好多天都睡不着。”

王微突无奈地说道：“看来老夫不胡诌一二，林大掌柜你是不会放过我的。那行吧，老夫就在这里胡乱猜测一下。依老夫之见，这个发电体系应当是利用了电力与磁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的原理。诚如先前我们所见识的，这条山脉里攒聚了至少以百万吨计的磁铁矿脉，这些矿脉都是发电的原材料。你们见到的那套机器，便是将磁铁矿脉中所蕴含的磁性转换成电力。矿脉的磁性蕴含量惊人，因此可以支撑这么多年的消耗而不断绝。”

林从熙呆住了，揣摩着问：“你的意思是，这套机器只有在磁铁矿脉里才可以使用，而不能用在寻常环境下？”

“老夫是科学上的门外汉，这个纯属随意臆测，林大掌柜当不得真。具体的真相，需要将来有一天真正的物理学家进驻这里，进行深入研究始能揭晓答案。”

就在林从熙与王微突对话间隙，唐翼和巴库勒业已返回。林从熙从“永动机”美梦的破灭中挣扎出来，热切地问他们：“你们怎么样，找到出路了吗？”

唐翼和巴库勒将他们所看到及所经历的场景描述了一遍。

王微突的眉峰又锁了起来，“以巴长官所描绘的情形来看，那个黄色毒雾应该就是在那个石室里被制造出来，并且极有可能存在开关，只有外人踏进来或者是某个平衡被打破时，才能启动，阻杀入侵者。”

林从熙插嘴道：“而且我怀疑毒气制造系统，它跟我们所发现的电力系统关联在一起，或者说，毒气的制造离不开电力提供的能源。”

巴库勒看了一眼林从熙，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切断了电源，就可以让毒气的制造过程停止下来？”

林从熙耸了耸肩：“这只是我的胡乱猜测，当不得真。王教授说这里面存在一个玄秘的平衡系统，打乱了就可能酿成大祸。真要是断了电，造成什么后果，我可承担不起。”

一直缄默着的花染尘忽然开口道：“你们说出现了白狐？”

众人听到花染尘开口，不觉有几分意外，因为花染尘一直不参与任何的讨论，而今她能够主动搭话，显然是有她的个人见解，于是他们不觉产生了一种期待，屏息凝神地听她继续讲述：“巴长官，我能确定下，我们的入口处是被你完全炸死了吧？”

巴库勒点了点头，道：“这个，不叫炸死吧，不过应该是堵死了。”

花染尘流露出一丝羞赧之色，说道：“不好意思，我用词不当。”随即又正色道，“既然入口已经堵死，而白狐能够进来，就说明有其他的通道通往外面。”

众人闻言精神大振，眼神里流露出赞许的神色。

花染尘转向唐翼，问道：“唐长官，先前你与白狐相遇时，有没有发现它身上存在什么异样呢？比如说毛发、眼睛或者身上的气味等？”

唐翼陷入回忆中，他竭力想将那些不愉快的感受剔除出去，他喃喃说道：“让我想一想……好像它身上皮毛的颜色不再那么纯白，而有了淡淡的一层黄色，至于它身上的气味，骚臭，还有点……我想起来了，它身上有毒烟的气味！”

唐翼他们身上的衣服沾染过些黄烟的尘末，经花染尘提醒，他顿时醒悟过来：白狐乃是穿过了黄烟区进到了矿场中！那么有两种可能：白狐一直尾随着他们进入到了石洞内，并在黄烟开始蔓延之际沿着石洞的罅隙进到此间，毕竟白狐的体积要比他们小得多，可以比他们更加轻松地找到其他的通道；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其他通道直接通向这个矿场，只是通道内同样布满了黄烟毒气。

如果是第二种情形，那么就意味着众人有逃出生天的机会。黄烟毒气固然可怕，但他们手中还有七个防毒面具，可以顺利穿越。

唐翼不无期待地看着花染尘：“染尘姑娘，你可以动用你的耳力，听听有什么异响吗？或许大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花染尘沉默了片刻，扬起头来，目光中无喜亦无悲：“我已经丧失